

千面郎君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三座重逾千斤的金佛，价值连城，从中原南疆押往关外。窥探者、抢夺者无数。一片刀光剑影，一片血雨腥风，一路枯骨累累，一路新尸横陈。纵然死者百计，欲得之者仍是纷至沓来。

奇怪的是，无论夺宝者是生、是死，决无一人见过护宝人的真面目。于是“千面郎君”之称谓不胫而走……

“欲海天魔”一代女祸，颠鸾倒凤，技高一筹。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者有武当道魁，少林高僧，那怕是世外高人，一代大侠。凡见者无不臣服……

“神盲镜”字内神物，得之者无敌于天下……

顷刻间，平静的江湖为俩宝一尤物而沸腾。“无边大士”、“修眉罗汉”、“通天真人”、“九目天王”、“南海神君”、“北海帝君”、“凡尘圣母”、“企鹅仙翁”。以至从不涉足中土的“北极主宰”也春心大动。相继汇集中原现身斗法。

“神盲镜”、“欲海天魔”最后落入“千面郎君”之手，金佛却从此消声匿迹。

江湖上出现了一对年青侠侣，携手匡扶武林……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黑色的太阳 | (1) |
| 二 | 黑色的月亮 | (30) |
| 三 | 金蝉脱壳 | (59) |
| 四 | 断桥之计 | (89) |
| 五 | 月下良人 | (118) |
| 六 | 青出于蓝 | (147) |
| 七 | 龙归大海 | (176) |
| 八 | 素手诛仇 | (205) |

一 黑色的太阳

在宜昌府的北门外，直通南津关的大路上，有一个头戴凉帽，身穿黑色衣裤的年青人立站路旁一株大树下，凉帽的前檐压得很低，同时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大黑巾，连下额都不容易看到。

年青人身边立着一匹乌黑的健马，鞍上挂着一个长皮袋，但不知袋中装的是什么，因为皮袋狭长，大概不是被毯和衣物。

六月的中午时分，太阳晒得树叶和草地无不冒出火来，但那个年青人绝对不是乘凉，因为他不时向宜昌那端路上望个不停，而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，无疑他是在等待什么人物。

大概天气太热的关系，路上的行人愈来愈少，相信都在找地方乘凉去了。

忽然间，那年青人举手一拍他的同伴——黑马，口中轻轻地道：“阿黑，他终于来了，我猜得不错，他得手后必从这儿入川。”

他缓缓骑上黑马，松手拉下脖子上的黑巾，又轻声地向黑马道：“阿黑，到前面等他。”

在南来的路上，疾驰着一骑人马，马上坐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大汉，形态威猛，身体魁武，肩头斜背着一把青钢长剑，丝穗飘扬，显然是位江湖豪强。

这人面上露出一股得意之色，高扬皮鞭，啪啪啪，策得那匹并不出众的坐骑满口白沫，拼命向前挣扎。

他刚刚驰到林前，突见山脚下闪出一个青一色的人物，不由猛地一怔，急急拉缰，竟将他这匹普通坐骑拉得一屁股坐到地上。

“老兄，因何拦路？”

大汉在马背上一蹬，全身落在马前面四五丈，这一手不难看出显示骑术高明，同时也显露一手轻功给对方看，存心让黑衣人看颜色。

其实他白费劲，那黑衣人居然视若无睹，依然屹立如山，口中竟还哈哈笑道：“牛强，你心里应该有数，前天晚上那笔买卖你能瞒得了别人，却不能瞒我，陈大户五姨太房中的七百两黄金你都拿到手了，官府追查很紧，然而无法查出是你，你的神通虽大，但又无法大过我。献上来，我不要你的命，那是因你未杀人，否则被我堵住的从来没有几人活着回去。”

大汉猛地拔出背上的长剑，吼声道：“你是谁？竟敢黑吃黑吃到我牛大爷的头上来了？”

黑衣人陡地冷笑道：“你太放肆！小心你的狗命！”

他似有意亮出他那只右手掌心，只见他掌心突然出现一个圆圆的、乌金似的黑印，那黑印辐射出刺目的芒尾！

大汉一见，霎时面如死灰，身不自主，连连后退，同时抖个不停！

黑衣人一见冷声道：“站住！不要动，我说过不杀你！”

大汉应声立定，怯生生地将剑归鞘，颤声道：“大侠，我愿献上那七百两黄金！”

黑衣人点头道：“拿过来！”

大汉急忙转身，立由马鞍上取下一只皮袋，恭恭敬敬地送

到黑衣人跟前。

黑衣人点都不点，他似料定大汉不敢作弊，顺手掏出一锭银子，约有二十两，掷给大汉道：“那晚你辛苦一夜，同时躲藏了两天，我知道你身上的钱都输光了，拿去吧，你仍可以豪赌一场！”

大汉接过银子，连问都不敢问，急急转身，骑着他那匹喘息刚停的蹩脚马，垂头丧气，又循原路回去了。

黑衣人不慌不忙，目送大汉去后，伸手将黑巾拉下，俯身提起皮袋，抖动两下，似在估计份量，回到林中去了。

在宜昌的小西门里有座古老的汉寿亭侯庙，庙前堆满了人群，那是一块跑江湖的天下，同时也是摊贩们的封疆，甚至还是一些白吃白喝大爷们的温床。

这时正是同薄蟾蜍，夕阳斜照之时，忽然一个高大的汉子追着两个瘦小的青皮（无赖）大声喝叱。

巧，那大汉竟是在大路林前被黑衣人吃掉七百两黄金的牛强，只见他睡眼半睁，无精打彩，显然是刚从什么地方睡一觉起来之态。

两个青皮闻声之后，一见是他，其中一个啊声道：“牛大爷！是你老，请问有何差遣？”牛强行近大声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喊破喉咙才将你妈的小狗叫住！差遣？别他妈的咬文嚼字了，我问你，他妈的三狗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三狗子得意至极，裂开嘴尖笑道：“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物，他叫我送了封信给府衙门的张师爷，差费可不少，竟给我五两银子……”

牛强闻言一愣，打岔道：“那公子是什么样的面貌？”

三狗子想了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他穿着华丽，而且一出手就是五两银子，我原不敢看他，同时也被五两银子把我的目光吸

住了，牛大爷，我竟想不起他是什么相貌哩！”

牛强大喝道：“他妈的，真没出息，看都不敢看人家，他妈的还在道上混个什么劲！”

三狗子被骂得缩了头，他忽然正色道：“牛大爷，陈大户家被盗的事情我可有底啦！……”

牛强悚然一震，急急道：“他妈的别胡说！”

三狗子道：“是真的，那人大概忘了封函之故，信纸被我偷看了，不料内容竟与陈大户家里被盗有关呀！”

牛强更惊，伸手将他抓住，目露杀机，低吼道：“信内说什么？”

三狗子道：“我记得很清楚，等会我照原信写给你看。”

牛强顺手一摔，扑通将三狗子摔了个四脚朝天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你存心出老子的洋相，明知我大爷对那些玩意摸不到边，还硬要写给我看，他妈的，还不快点将重要的说给大爷听听。”

三狗子被摔得龇牙咧嘴，一看牛强又要动手，吓得边爬边退，摇手道：“大爷，你不能再来了，我这几根骨头都要断了！”

他急急站起来接道：“大爷，信内说强盗已被杀死在鬼屋后面山上，七百两黄金照什么规矩扣下八成，其余两成已送转陈大户。”

牛强暗暗吁口气，忖道：他强夺我七百两黄金倒还存了良心，但不知他拿什么人去死，看来这案子是不会追查到我头上了……

三狗子见他沉吟不语，问道：“大爷，夺走强盗黄金的人是谁？你老是道上打得响的大人物，相信一听就有个谱儿？”

牛强大骂道：“他妈的别瞎捧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三狗子道：“他的信后面划了一个大黑巴巴，据我三狗子

猜想，那一定是什么记号！”

牛强横眼骂道：“三狗子，你如果想坐牢，那就把这件事拿到外面逢人就讲，否则你就闭上鸟嘴勿出声。”

三狗子点头道：“这档事儿我装作不知道，不过大爷，我猜府衙里仍旧要追啊！”

牛强道：“似这样的信，全国各府三十余县差不多都接过，你要知道，信上那个划黑巴巴的人不唯黑、白两道，谁见了就得失魂落魄，全身发抖，尤其是官衙，见信就算消案啦，顶多派出个把步快去看看尸体了事。”

三狗子知道他不敢说出划黑巴巴的是什么人，岔开话题问道：“大爷，你叫我有何事？”

牛强从身上掏出一把青钱给他道：“我从中午睡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，你去帮我买只鸡蒸着，我到赌场去去就来。”

三狗子道：“对了，牟老板似在派人寻你。”

牛强闻言，急急向城外奔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他在怀疑我？”

当他走近西门外边之时，忽有一群混混儿涌涌上来，大笑大叫，这个喊牛大爷，那个叫牛大哥，闹成一片。

牛强本来是垂头丧气，但自知案子不会再追之后，这时倒是异常安心了，他也跟着闹开了。

这一群不下二十几个，看来没有一个是上流人物，他们不是谈赌，就是谈嫖，出言极是粗鲁之能是，推推拉拉向一条僻巷走去。

那条巷子里脏得要命，臭气薰人，近似一条垃圾沟。

巷子虽僻，但喧嚣之声却比大街尤甚，里面可就没有一家象样的店面，举目看去，只见什么摊贩、小吃、私娼、烟馆、赌场等应有尽有。

牛强走进一座黑色大门，里面烟雾缭绕，闹声震耳，竟是

一家大赌窟，方桌、长台，人头钻动。

牛强一直走到柜台，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带一副玳瑁眼睛，下额留有一小撮胡子，他看到牛强走近时，哈哈笑道：“大爷，莫非要拿锭子换筹码？”

牛强摇摇头道：“今天不赌，老板在哪里？”

掌柜的啊声道：“在楼上吹大烟！”

牛强点点头，扭身就朝后面走去。

上了楼，里面的房间不少，牛强直奔最后一间大房门，推门而入，大声道：“老板，你找我？”

房中布置非常豪华，图书、字画、摆设，无一不是名贵东西，所遗憾的是靠里面有张吸大烟的床，那床上都是锦被罗帐，但那股朦胧的烟雾却扫尽了一切雅。

这时在床上躲着两个人，一个年近花甲的老者，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吸大烟的人物，也许他有某种非常内在的因素，否则必枯瘦如柴。

在老人的面前，居然躺着一个花容月貌的少妇，这时正在有说有笑地给老人烧烟枪，老人一见牛强走入，显得非常高兴，缓缓地坐起来道：“老弟，你没走？”

牛强先向那少妇问人道：“大嫂，你好！”

在少妇娇笑点头之余，牛强又向老者道：“大哥，你怎知道我要入川？”

老者哈哈笑道：“老弟，别人不说我消息灵通我不怪，难道你也不承认，你今天连中饭都没吃就租了一匹马出小西门，而且是朝着南津关的大道上走，那不是急急入川而何？”

牛强点头道：“大哥消息真灵通，不过我在路上会到一个朋友又回来了。”

老者正色道：“你入川是不是要找油水？”

牛强一怔，心中有点不安，忙道：“大哥，你知道我在一个月里输光，入川正是为了找赌本，好在我会着个好朋友，他不要我开口，见面就给我二十两，呶，这不是！”

他在身上摸出黑衣人给他的银子，向老者晃了一晃又收回去。

老者叹声道：“老弟，区区几十两，你为何不向老哥哥我拿呢？竟害得我空急一场。”

牛强苦笑道：“在大哥这里赌，输了又向大哥要，那成什么话，不过我得问大哥，你到底急什么？难道要找我牛强的过节？”

老者吸完了少妇打好的一口烟，又道：“陈大户家里那件案子你是知道的，今天有生面孔到我赌场里来查问，凡在江湖上有点字号的人物，差不多都被问到了，这案子，我可真怀疑是你干的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案子总算有个结果。”

牛强装着朗笑道：“大哥，假如是我牛强干的，那还能瞒得着你。”

老者拿起一把细磁茶壶喝了一口，点头道：“告不告诉我大哥倒是小事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在我的码头上出事情，说真的，现在江湖上出来了一批比老辈还棘手的货色，动不动就是黑吃黑，甚至要财带要命，因之连大哥我都噤若寒蝉，近日听说家里也出了几件大事，以致连宫里的皇家大剑客也出动不少，大哥我真为一些要好的朋友担心。”

牛强道：“大哥，我听说劫陈大户的点子被杀在鬼屋后面山上！”

老者点点头道：“我派人去看过！”

牛强急问道：“大哥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老者道：“是府里甲头儿来说的，老弟，你猜那鬼屋后面死

的是谁？”

牛强：“还是大哥说吧！”

老者叹声道：“说出来你会吓一跳，老弟，也就是关外比饿虎的曾荷生！”

牛强闻言悚然道：“是那个狠毒无比的采花贼！我曾在十招之内败在他手中！”

老者道：“这家伙幸好一到就去作案，假如先到我这里来就糟了！”

牛强装作不知道。

老者陡然跳到床下，来回踱了几转才沉声道：“杀他的人差人送了一封信给府衙，声明劫金扣下八成，然后在信后面画了一个黑色太阳！”

牛强虽然早已知道，但此时仍闻言变色！

老者不待他接话，接着吁口气道：“黑色太阳已到我们宜昌来了！只怕近百里内的江湖朋友只好睡大觉了，谁都不敢动哇！”

说完，他拉着牛强向楼下走去。

就在他们下楼梯之际，突闻一个宏亮的声音吼道：“大家下，通通向单上下，我卖双！”

老者显然听那声音有输急了之情，立即带着牛强过去。

紧接着又有个清亮的声音大声道：“诸位，尽量向双上下，我买双！”

这时在第一层坐着的有个老者突然起身，面向左角赌桌冷声道：“谁要买双？”

右角有个非常英俊的青年起立道：“是我，怎么样？买不起么？”

老者注视他一眼，沉声道：“年青人，你看看后面，双上不

讲筹码，单就银元也有五千多块，同时老大是大注，意思你该明白！”

青年陡地冷笑道：“你下了多少？”

老者哼声道：“筹码上有七百五十两！”

少年大笑道：“太少，谁要是赌命的话，我也要！”

这老者狂笑道：“看不出，今天竟有个赌命的，好，老夫赌了！”

牛强一见事情要闹开，急向老板道：“大哥，你快出面！”

老板点点头道：“‘火焰山’今天大概输急了。”

赌客们发现老板到了，立即让开一道缺口！那老者一见大叫道：“牟当家的，你来得正好！”

老板笑道：“敖大爷，今天怎么啦！”

老者一指那青年道：“当家的，那小子现来亮本钱，也未下大注，他竟然买起宝来了！你说谁相信！”

老板看看那位青年，问道：“年青人，你恐怕不是本地人吧！”

青年冷笑道：“当家的，赌博还分本地人和外来人么？”

老板摇头道：“老朽不是这个意思？”

青年哈哈笑道：“请老板说出真意思看看？”

老板道：“赌博到处有，规矩不尽同，我们这里赌博有个规矩，凡是下注任人自便，下多赔多，下少赔少，如果有买卖，那就不同了，因为下注的钱在桌上，有目共睹，看得清楚，买者钱在身上，别人看不到，因此买宝者必须有两种手续，第一种手续是买卖的必须将钱拿出来和下注的拼上，下一两的拼一两，下百两的拼百两，台面有多少拼多少，第二种手续是买宝的如果怕麻烦，就拿出本钱给大家看，大家认为你的钱足足够赔时，那你就可以揭宝了。”

青年又哈哈笑道：“老板，假设我下上十万两黄金在桌上，恐怕你不见得也会拿出十万两黄金给我看吧！”

老板闻言一怔，但仍笑道：“年青人不要说笑话，老朽长到六十三岁了，同时也有四十多年的赌历了，但从来没有见到一下赌十万两黄金的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凡来老朽这里捧场的，都不曾要我拿出本钱才准开赌。”

青年正色道：“我今天就要给你开开张！”

说着从身上摸出一大叠银票，他向大家亮了一下道：“这是北京的第一大号钱庄的银票，一张就有一万两，我也没有点张数，大概已超过十万两黄金的银票了，现在我将它压在单面上，老板，你就亮出钱来吧！”

这下不仅将老板镇住，同时所有的赌客也看呆了！

老板不愧是经过风浪的人物，他在一怔之下又恢复了原来的神态，只见他哈哈笑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真是天下第一位豪赌客，不过年青人，你恐怕对于赌博还未全懂吧？”

青年沉声道：“那就请老板指教指教！”

老板哈哈道：“这种单双赌有个名称，一为‘逢中提’，又叫‘自死宝’，后者名词不好听，如经解释，那就是作庄赌法，这种赌法没有买卖，不管两面下多少，庄家自己揭，揭单，庄家收下双面赔单面，有余的，算是赢到了那些剩下的，如不够，庄家则自己掏腰包去赔，但还有点小名堂，下注赢的只有八成，另外一成属‘抽头’，但目前这种买卖宝，换句话说，算是成交，卖不脱请下注的自己收回！”

青年人大笑道：“这样说，老板是不要了？”

老板笑道：“年青人，你是运气好，撞上老朽这里没有伪赌，如果碰上有伪赌的地面嘛，哈哈，你就是一千万两乌金也输掉了。”

青年笑道：“我不怕，我现在只怕人家亮不出钱。”

老板笑道：“等这一宝揭开后，老朽倒要与年青人玩几宝，不过老朽必先声明，咱们玩的伪赌，但赌法不赌钱。”

青年笑道：“不赌钱我不玩，现在那位赌下七百五十两的该没有疑问了吧？”

那老者很尴尬，但却恨在心里，闻言冷声道：“揭宝吧。”

老板向宝官一点头，示意可以揭了。

当宝官揭开一看，大声道：“单！”

这一下可把老者气坏了，但只能干瞪眼，七百五十两不是他的了。

那青年毫无得意之形，他在宝官的助手扫下双面的筹码和银两之余，反向老板道：“牟老板，我无法捐动啊！”

老板笑道：“年青人，恭喜你大赢啦！不要紧，本场为了朋友的方便起见，柜上有庄票。”

青年起身道：“那我就到柜上领票去了。”

老板急忙道：“年青人，你得当面点一下，有多少柜上好如数奉上。”

青年哈哈笑道：“贵场的诚实我信得过！”

他说完看都不看，立即离开了。

老板暗向牛强道：“这确实是一位青年豪客。”

牛强摇头道：“可惜毫无江湖经验，凭派头混不出名堂来，甚至……”

老板提防他声音过大，伸手拉他到了僻处道：“你是说他不应拿出那么些银票露白！”

牛强点头道：“我看‘火焰山’敢立峰已存下动手之心了。”

老板郑重道：“老弟，‘火焰山’是个老江湖，他不敢！”

牛强道：“一个花花公子有何可畏？”

老板道：“人难量，老弟，能在身上带如此许多银票出门，而又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亮相的，这就值得咀嚼其味啦，你想到他是甜的，也许是最辣的！”

牛强经他一说，不禁悚然一震，急问道：“大哥，你以为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老板道：“八成是钓鱼的！”

牛强会意，郑重道：“钓陈大户那点鱼？”

老板道：“京里出了几件大案，听说有两家皇亲府上被劫，损失金银珠宝无数，我猜是钓那样大鱼来的。”

牛强忽见那个青年已从柜上取走了庄票，忙向老板道：“我去盯他，看是落足什么地方。”

老板道：“你要当心，勿被人家误会你动他脑筋，同时你又何必呢？”

牛强道：“我怀疑他就是‘黑色太阳’！”

老板摇头道：“‘黑色太阳’连几个最老的武林名宿都查不出，凭你能奈他何？”

牛强决心一探，立即离去。

大门对面是家茶店，生意非常好，经常坐无虚席，但也是些游手好闲之人的巢穴，牛强刚刚追出，竟发现那个青年居然走进茶店去了，他暗暗希罕，认定那种花花公子怎会去这种低级茶座呢，然而事实证明，却又不能不信。

牛强不敢进去，他只在店外徘徊。

茶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柜台上有位少女，倒茶的却是两个少年，看样子整个店里就是这么四个人，可是茶客却坐了好几十个。

少女显然是老板的女儿，长相竟是十足的美人，也许茶客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这里该说“口渴不在茶了”。

两个少年很得力，应付茶客十分周到。

这时那少女向门外看了一眼，随即起身向后面去了，当她到一道门口时，向里叫了声：“爹，你出来一下！”

门开了，走出的真是老板，问道：“素儿，有什么事？”

少女向后看了一眼，忙将他父亲拉入房中，顺手将门关上才轻声道：“爹，茶客中有个青年，他刚到，你老恐怕没看到！”

老人道：“有问题？”

少女道：“我认出他是皇家剑客那个青年班的头儿！”

老人大惊道：“你说他是皇甫鹄！”

少女道：“上个月爹派我进京办那件事情时，我几乎被他发现！当然认得很清楚。”

老人道：“清庭对我早已淡忘了，此来不一定是为查爹的。”

少女道：“门口还有个不怕死的‘闯三关’，牛强在动脑筋，对象八成是皇甫鹄！”

老人笑道：“大概他不认得这煞星，管他呢！”

少女道：“牛强为了什么？”

老人道：“皇甫鹄八成是为了京城两大盗案而来，也许牛强被他钓上钩了！”

少女忽又郑重道：“皇甫鹄该不是因‘黑色太阳’而来吧？”

老人忽然一怔，目光炯炯，大有兴趣道：“‘黑色太阳’神出鬼没，他与官家常常闹别扭，你猜的不算毫无见地，不过……”

他略一犹豫后又接道：“不过没有人能查出他来，为爹的不是自己吹牛，我查不出的人物，别人更不用说了，这不是专凭功夫的事，同时还要有经验。”

少女转身道：“爹，你不要出去为上。”

老人笑道：“爹有你们姐弟俩，现在也不甘寂寞了！”

少女娇笑道：“我和弟弟不也是爹教出来的吗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丫头，你也讥笑爹爹了，爹给你们只算是打底子，你们师傅教的才算当当响的，现在除了‘黑色太阳’爹不敢夸口，其他的人物是不容易动你们了。”

少女走出两步又回过头道：“爹，我们收留的那个浪荡鬼，近来规矩多了！做事也摸到门路啦！”

老人呵呵笑道：“你说沙士密吗？哈哈，那当然罗，他还是块璞玉浑金哩！”

少女反走回来了，惊问道：“他怎么啦？”

老人道：“你看他无拘无束，浪荡不羁吗？其实他学起功夫来却有板有眼的，倒不马虎，甚至进步神速，一知十呢！”

少女道：“爹在暗中教他练功夫？”

老人大笑道：“爹有个想法，就是怕人手不够，同时又不敢向外求才，否则爹早就行动了，这小子正好作我们的帮手。”

少女嗔嘴道：“爹教他竟连我和弟弟也瞒着，早知爹有此雄心，我和弟弟不早就教了。”

老人道：“这小子很别扭，爹把你们的功夫已向他说过，殊料他竟不甘受你们指教！”

少女哼声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好吧，该他没福气！”

说完气走了。

天色已到了上灯的时候了，少女走出一看，茶客已走了大半，她发现那个青年也不在啦，同时门口早不见牛强。

“沙士密，你还不点灯！”少女向那较高的少年发号施令了，口气可不和蔼。

那少年看她一眼，作个鬼脸道：“你进去了大半天，我还当是睡觉了呢！”

少女气虎虎的，不再和他斗嘴，那是因客人尚有不少之